

醫門法律

瘧病論

原文

喻昌曰：六淫之邪，至於成瘧，乃病証之最多最深最惡最易惑人者。軒岐仲景，奧中之奧，後世罔解。因至肆無忌憚，鑿空妄譚，此唱彼和，天枉接踵，豈操生人之術以殺人耶！繇辨之不蚤辨耳。夫瘧者，強也。後名為，傳者之誤也。《素問》謂諸瘧項強，皆屬於濕，是病機顛主於濕矣。《千金》推展其義，謂太陽中風，重感寒濕則變瘧，見太陽中風身必多汗，或衣被不更，寒濕內襲，或重感天時之寒，地氣之濕，因而變瘧，是合風寒濕三者以論瘧矣。《金匱》以瘧濕名篇，又合熱暑濕三者言之，然所謂柔瘧、剛瘧，未嘗不兼及風寒。且亦云發汗過多因致瘧，見夏月人本多汗，尤不可過發其汗也。古今言瘧之書止此，後世王海藏論瘧，知宗仲景，雖識有未充，要亦識大之賢矣。《傷寒論》載瘧病五條，《尚論篇》中已明之。茲複詳《金匱》所增十條，其旨已悉，然終古大惑，不立論以破其疑，心有未慊。誠以仲景論瘧病，所舉者太陽一經耳。後之治此病者，謂太陽行身之背，故頸項強，背反張，屬在太陽，而用《金匱》桂枝葛

根二方。茫不應手，每歸咎仲景之未備，不思外感六淫之邪，由太陽而傳六經，乃自然之行度，邪不盡傳即不已，故三陽三陰皆足致瘥。仲景之書，通身手眼，雖未明言，其隱而不發之旨，未嘗不躍然心目。如太陽之傳陽明項背 KT KT，少陽之頸項強，是知三陽皆有瘥矣。而三陰豈曰無之？海藏謂三陽太陰皆病瘥，獨不及少陰厥陰。云背反張屬太陽，低頭視下，手足牽引，肘膝相構，屬陽明。一目或左或右斜視，一手一足搐搦，屬少陽。發熱脈沉細腹痛，屬太陰。以防風當歸湯治太陽陽明，發汗過多而致瘥者。以柴胡加防風湯治少陽汗後不解，寒熱往來而成瘥者。雖不及少陰厥陰，然其製附子散、桂心白朮湯、附子防風散，意原有在。觀其白朮湯下云：上解三陽，下安太陰。一種苦心，無非謂傳入少陰厥陰必成死証耳。詎知傳經之邪，如風雨之來，而畫地以限其不至，豈可得乎？況足少陰厥陰之瘥，不死者亦多。《靈樞》謂足少陰之經筋，循脊內俠脊，上至頂與足太陽筋合，其病在此，為主 及瘥。在外陽病者不能俯，在內陰病者不能仰。是則足少陰之藏，與足太陽之府。兩相連絡，而以不能俯者，知為太陽主外。不能仰者，知為少陰主內，其辨精矣。《素問》亦謂太陽者，一日而主外，則二日陽明，三日

少陽之主外，從可識矣。少陰主內，則太陰厥陰之主內，從可識矣。仲景之以頭強脊強不能俯者，指為太陽之瘧，原以該三陽也。而其以身蜷足蜷不能仰者，指為少陰之瘧，以該三陰。實所謂引而不發，躍然心目者也。《素問》謂腎病者善脹，尻以代踵，脊以代頭，形容少陰病俯而不能仰之狀更著。

海藏謂低頭視下，肘膝相構，正不能仰之陰病，反指為陽明之瘧，立言殊有未確。況仲景謂少陰病下利，若利自止，惡寒而蜷臥，手足溫者可治。又謂少陰病，惡寒而蜷，時自煩，欲去衣被者可治，言可用溫以治之也。然仲景於太陽証，獨見背惡寒者，無俟其身蜷，蚤已從陰急溫，而預救其不能仰。於少陰証而見口燥咽乾，及下利純清水者，無俟項背牽強，蚤已從陽急下，而預救其不能俯。蓋藏陰之盛，府有先征；府陽之極，入藏立槁，此皆神而明之之事。後代諸賢，非不心維其義，究莫能口贊一辭，亦可見由賢希聖，升天之難。若不肖者之涉誕，則墜淵之易矣。即如小兒之體脆神怯，不耐外感壯熱，多成瘧病。後世妄以驚風立名，有四証生八候之鑿說，實則指瘧病之頭搖手勁者，為驚風之抽掣。指瘧病之卒口噤腳攣急者，為驚風之搐搦。指瘧病之背反張者，

為驚風之角弓反張。幼科翕然宗之，病家坦然任之，不治外淫之邪，反投金石腦麝之藥，千中千死而不悟也。又如新產婦人，血舍空虛，外風襲入，而成瘧病。仲景之所明言，不肖者罔顧悖聖，輒稱產後驚風，妄投湯藥，亦千中千死而不悟也。昌不惜金度針人，其如若輩之不受度者，轉生仇恨，何哉？可慨也已！